

浅析纳斯尔的宗教型科学观

王希*

毫无疑问，宗教和科学是“影响人类的两股最强大的普遍力量（怀特海语）”。然而，从历史上看，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和谐共处有之，尖锐对立有之，互不干涉亦有之。就此问题，学者们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美国学者伊安·巴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将二者间的关系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①，即：冲突、无关、对话、整合，由此也足见二者关系之复杂。当今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②：一是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宗教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具体关系和相互影响；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宗教与科学之异同，这主要涉及对宗教认识论以及科学哲学之研究；三是研究某些宗教教义与具体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尽管现当代对宗教与科学问题的研究其立场更为中立，强调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话与整合，但无论在知识群体、还是在信仰宗教的普通人当中，占据主流的实际上仍是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相形之下，纳斯尔却立足于宗教或宗教形而上学的立场，对现代科学展开深入批判，甚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型科学观，这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① 参见伊安·巴伯《当科学遇到宗教》第一章，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8页。

② 参见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一书的写作框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当今西方思想界可谓是独树一帜。因此，认识了解纳斯尔的观点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宗教与科学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1933年4月7日生于伊朗德黑兰，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他早年赴美国求学，先后入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获得科学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伊朗，在德黑兰大学教授科学史和哲学史。1974年组建伊朗皇家哲学研究院并任院长。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移居美国至今。纳斯尔不仅谙熟西方科学、哲学和宗教史，而且对东方智慧，尤其是伊斯兰哲学思想有着精深的理解。在哲学思想上，他接受以盖依·舒昂为代表的永恒哲学的影响，并成为该学派在当今的代表人物。纳斯尔思想深刻犀利，研究范围宽广，涵盖科学史、宗教学、形而上学、伊斯兰思想等领域。在宗教与科学领域，其主要观点是在永恒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宗教型的“神圣科学”观。他力主恢复各大文化传统中的科学观念，并对现代西方科学观进行了毫不妥协的严厉批判。

纳斯尔著述等身，其中，宗教与科学是他终生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1964年写就的博士论文《伊斯兰宇宙论导论》，可以说是现代研究伊斯兰宇宙论的首部专著。书中讨论了伊斯兰科学的突出特点以及伊斯兰研究自然的方法。1968年首版的《伊斯兰的科学文明》，则把“伊斯兰科学”观念提到了令人瞩目的地位。作者在伊斯兰世界观的背景下讨论了科学的含义，并指出伊斯兰科学传统在众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此外，纳斯尔还编著了一部学术文献目录——《伊斯兰科学文献目录详注》，它是用西方语言介绍伊斯兰科学史存世资料的杰作。介绍伊斯兰科学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伊斯兰科学研究图解》（1976），该书不仅展现了伊斯兰科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哲学前提，还配有精美的实物图片。纳斯尔还是揭示宗教、科学、生态危机之间关系的先驱人物。其早期著作《人与自然

的遭遇——现代人的精神危机》（1968），是预言生态危机灾难性后果的最早书籍之一。该书对现代自然观念进行了哲学批判，标志着纳赛尔开始公开挑战现代科学及其世俗主义观点。《宗教与自然秩序》（1996）则是此方面的另一部著名作品，作者在书中批判了世俗主义和关于自然的还原论哲学体系，力主复兴神圣的自然观和传统的宇宙论。作为永恒哲学和传统学派的著名代表，纳斯尔还从传统形而上学的高度，分析了神圣和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观念。《知识与神圣》（1981）和《对神圣科学之需要》（1993）可以说是他这方面思想的代表作。

二

概括地讲，纳斯尔对科学的看法是一种宗教型的科学观，也就是他所谓的“神圣科学”的观念。其核心主旨认为：存在着一种原初的科学，即神圣科学，其基础是关于终极真理的普遍形而上学。历史上各种真正的宗教、哲学、精神文化传统以及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承认、表述并体现了这种终极真理或永恒智慧。

为进一步阐明“神圣科学”，纳斯尔首先区分了“神圣科学”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实际上是指最根本的形而上学，他用拉丁语“Scientia Sacra”（我们在此译为“圣学”）来表示，并将其定义为：“处于每一种启示之核心的那种神圣知识（sacred knowledge），它是涵盖和定义传统（或圣传、圣道）的那个圈子的中心。”^①纳斯尔坚持保留这个拉丁词，认为它意指关于终极实在的最高学问（the supreme science of Ultimate Reality），或是按传统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可以看出，这种意义上的“圣学”，是指形而上学的原理性知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传统或圣传”一词

^① Seyyed Hossein Nasr, Knowledge and the Sacred (Albany: SUNY Press, 1989), p.130.

的理解。在他看来，传统意味着通过使者、先知、化身、逻各斯或其他传达者等不同形象所体现的，向人类启示或显示的神圣根源之真理或法则，以及这些法则在社会不同领域内的一切衍生和应用。可见，纳斯尔所理解的传统本身就是神圣的，这也是他将世界各大文明或宗教看作不同“传统”的原因。“神圣科学”的第二层含义，他用“Scientia sacra”的英语对应词“sacred science”（我们在此译为“神圣科学”，以便与“圣学”有所区分）来表示，指神圣知识在各种精神实在或物理实在领域的应用。任何科学或学问，无论是自然的、数学的、理智性的，只要它将神圣者置于其结构的中心，那么它就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不变的形而上原则应用于变化的和相对性的世界。^①显然，这是指形而上学原理在具体科学当中的应用。就此而言，一切神圣科学都是传统科学，因为它们应用传统形而上学的原则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也被称作各种不同版本的应用形而上学。

在说明“神圣科学”的性质之后，纳斯尔又强调了传统科学或神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现代科学代表着传统科学观的一种根本性的世俗化转向，即从对自然的神圣评价转变为一种世俗和非宗教的构架，其中实在被理解为纯粹的量。在这种新的观念中，自然被剥夺了它的象征性和神圣意义，科学家成为真理的仲裁者。就此而言，现代西方的科学观不啻于是传统神圣科学观的严重扭曲或异化。而现代科学的合法性危机就源于这种异化了的立场，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也无不与这种观念有内在关联。因此，纳斯尔极力倡导复兴传统的神圣科学观念，并对现代科学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判主要集中于分析和批评现代科学观的哲学或形而上基础，而非人们通常误解的情绪化地攻击现代科学。

^① Seyyed Hossein Nasr, *The Need for a Sacred Science* (Albany: SUNY Press, 1989), pp.1-2.

作为著名的穆斯林思想家，纳斯尔在普遍性地研究神圣科学的同时，也致力于对传统伊斯兰科学进行具体分析和解读。他认为，伊斯兰的自然科学是在穆斯林科学家在伊斯兰文明中培育出来的，其基础是在伊斯兰启示的母体内对自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伊斯兰启示的本质是“al-tawÈÊd”，即统一（untiy，单一、独一）原则，它意味着自然世界的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尽管“al-tawÈÊd”一般意义上是指真主独一的神学命题，但更具形而上和本体论意义，它把自然界看作是源自独一的神圣根源，从而形成了一幅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图景。纳斯尔坚持认为，“一切伊斯兰科学的目的——更一般地讲，中世纪和古代一切宇宙论式的科学——都在于显示一切存在者之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因此，在对宇宙统一性的沉思中，人会被导向神圣原则的统一性，而自然统一性则是这种统一性的映象。”^①而伊斯兰科学的特征就在于承认这种前概念的、关系性的统一，将其作为既定的事实，揭示整体与部分、一与多之间的平衡。这也是伊斯兰科学之形而上架构与现代科学之架构的根本差异之所在。传统伊斯兰科学正是基于这种形而上的普遍原则，即“圣学”或“神圣知识”的引导而构建起自己的体系，并在各个领域都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传统伊斯兰科学虽然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后趋于衰落，但这种科学观的精神内涵和形而上基础并未因此而过时，相反却亟待弘扬光大。

三

有立就有破，纳斯尔在大力倡导传统神圣科学的同时也对现代西方科学观及其哲学和形而上基础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其批判之强烈，让东西方的现代主义者颇感诧异。有批评家指出，他对传

^① Seyyed Hossein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 1992), p.22。

统的捍卫是一种怀旧式的诉求，而他的伊斯兰科学观也太过于宗教化和形而上学化。显然，在宗教作为知识的有效源泉甚至连虔诚的信徒都已不再认真对待的时代，像纳斯尔这样严肃地主张一种宗教型的科学观，看起来多少有些异类。

纳斯尔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现代西方科学兴起的思想背景和观念基础。尽管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原先的一些理论和观念，但纳斯尔认为它的主要哲学和形而上基础仍未发生根本变化，故仍需对之进行持续的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西方现代科学观主要有五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特征^①，这也是它与传统神圣科学的根本区别。其一，世俗的宇宙观，也就是自然的祛神圣化。它在自然秩序中看不到神圣者的任何踪迹。自然不再是基督教宇宙论中的“*Vestigia Dei*”，而是一个自立的实体，完全能用自然科学的数量公式来表述。相反，神圣科学却强调自然的神圣起源，而且自然在自身之中同时包含变化和永恒的原则。自然的这种两面性不仅证明了自然界中的神圣性质，而且指向一个“大图景”，一切部分在其中都被认为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与和谐。其二，机械论的世界图景。这种世界图景以机械和钟表为理想模式，把自然描述为某种可以绝对规定和可预知的东西，这就为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兴起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其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现代科学兴起时的哲学背景，现代理性主义构建的世界图景只将它置于理性的限度之内，而经验主义则将实在还原为感觉经验。纳斯尔认为，现代理性主义依靠对理性观念的严重误解，即将理智降格为计算和分析。而经验主义则谴责任何高于感性知觉的原则。这两种认识论都拒绝承认传统形而上学中关于知识和存在的等级体系之观念。因为等级体系意味着多层结构，故传统形

^① Ibrahim Kalin, *the Sacred Versus the Secular: Nasr on science*. Ed. by Seyyed Hossein Nasr, Randall E. Auxier, Lucian W. Stone, *The Philosophy of Seyyed Hossein Nasr* (Open Court, 2001), pp.453-54.

而上学不允许将实在仅仅还原为纯粹的理念或纯粹的物质。其四，笛卡尔的二元论遗产。这是对现代科学认识论基础的进一步深入分析。纳斯尔认为，笛卡尔的二元论在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设置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鸿沟，主体在本体论上与它周遭的世界相隔绝，它必定将任何事物都看作他者。这种他者化的认识论其必然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的疏离。自然环境遭受毁灭性掠夺和破坏，以及与之相伴生的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无不根植于他者的产生。因此，纳斯尔强烈呼吁传统学说所主张的“统一的认识论”，据此，理智与理智对象之间的统一关系得到重申，以便获得自然界与人类的一种真正的关系。最后一个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前述特征的最终反映，即将整个自然看作是权力和支配之源泉。毫无疑问，这种观念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的身心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整个人类有目共睹的。

可以看出，纳斯尔对现代科学的严厉批判主要是针对其哲学和形而上基础，其目的旨在以传统形而上学或永恒哲学为指导，复兴神圣科学的观念或理念，以此来匡正或纠正现代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由此也足见纳斯尔对现代科学发展的清醒反思和深刻忧患。

四

纳斯尔旗帜鲜明的观点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在东西方学术界引起了不少思想家的共鸣，尤其在那些受永恒哲学或传统主义影响的学者当中，纳斯尔的声音和影响在不断增强。然而，在当今的西方主流学术界，纳斯尔的神圣科学观仍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然而不可否认，纳斯尔为我们反思现代科学以及现代文明的本性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见解。

如果说纳斯尔的神圣科学观在西方世界更多地表现为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普遍性的批判反思，那么他的伊斯兰科学观对当今多灾多难的伊斯兰世界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在当今伊斯兰世界，流行着三种主要的科学观念。其中最为普遍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观点，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无根本矛盾，科学本质上是中立的，科学造成的问题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和伦理道德的规约而予以控制和解决。另一种是受西方影响的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主要将科学理解为一种认识论结构，在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解释物理实在之秩序。再就是以纳斯尔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复兴传统神圣科学的思想。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虽然在伊斯兰信仰的环境下大力提倡科学意识，但其科学观本身仍是现代西方的，因此试图将伊斯兰认识论和伦理简单嫁接到现代科学观上的做法将难以成功。而第二种思想过分强调科学的认识论意义，而忽略了科学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基础，因此仍不免造成科学与神圣本源的分离，而无助于建构真正和谐的自然观。相形之下，以纳斯尔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具有深厚的形而上哲学基础，而且并不排斥现代科学本身，因此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为伊斯兰世界走出在“宗教外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徘徊的两难困境至少提供了某种思路。

当然，以纳斯尔为代表的神圣科学观能在何种程度上让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并最终有助于解决现代科学盲目发展所造成的各种危机，不但取决于该理论自身进一步完备和发展的程度，也取决于各种危机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紧迫感。因此，无论纳斯尔试图用神圣科学和永恒精神传统解决现代世界根本症结有多少学理上的充分依据，至少，这种愿望是值得尊重的。